

## 春籐繫花的日子

秋  
棋

玻璃門自動的開了，我輕輕地走了出來。它輕輕地門上，只在晨光中閃了一閃。一種被摒棄的感覺，像涓涓溪流般填滿心胸，像晨的霧靄，擁繞着我心周圍。

我靜靜的來了這城。靜靜的留了四年，現在又靜靜的離開。這門，每天還盡着它的本份，自動的開了讓人進去出來，然後輕輕的自動門上。其實並不是這門摒棄了我，也不是這小城摒棄了我，只不過我們這一代是沒有根的一代。

我吸了一口清爽、帶着朝露、閃着晨光的早夏空氣，才踏上第一級的梯級。我似乎沒有踏上一架穩固實在的飛機，只是踏進了一個未知的將來。回頭看見你站在露臺上揮手，Pete，忽地，我首次的發覺我們距離這麼遙遠。Pete，對這四年你給我的照顧、

鼓勵，非常感激。雖然你並未改變了我。但你却使我看見了生命的另一面，無疑你是得着了一些我沒有的東西，你的熱誠，你滿盈的快樂，是我所渴慕的。但最重要的，是你對生命的那種感受力、對將來的盼望。Pete 我怎樣才能得着這樣的生命呢？

☆

☆

☆

☆

「夢已經遠了，」你喃喃地咀嚼着詩人的悲哀。

「遠了，春籐繁花的日子」我應和着，實不知道怎樣說安慰的話。

背後是接機送機的碎步聲，急急的，但踏不碎那寂寥，也有情侶在低聲編織那剪不斷的情絲。面前的噴泉熱烈地噴射水花；水花溶和在曦霧中，發着淡淡的七彩。

是的，Pete 我們早已過了做夢的年齡。雖然，在那些日子裏，我們曾嚮往過偉人的事蹟，追尋過他們的夢。但這七十年代的北美容納不下做夢的人。你還記得初來的那段日子嗎？在星期六的下午，你我獨坐在可容百人的空飯廳中，對着一架自動賣湯機器，吃着乾乾的三文治。那段日子裏我們曾做過夢，今天，這些日子也過去了。你是一位醫院藥劑師，我是一個研究生。五年後，你頂着大肚子，駕着豪華汽車；而我，也許會站在講臺上講一些毫無意義的課。

是的，Pete 我們看着大學以幾何級數的速度膨脹。那些我們愛過的大樹被砍了下來，代替的是一座座的水泥建築物，毫無表情、毫無詩意。你還記得初來的那段日子嗎？躺在草地上，嗅着

泥土的氣息，望着遠處白雲颼颼、頌着詩句，你還記嗎？

「貧窮的我，祇有我的夢想；

我將夢境伸展在腳下。

請輕輕走過，因為

你正踏着我底夢。」

現今，這些夢、這些草都給壓在這些文明產品下。

Ed 我不是喊那些 Pollution 口號的人。我只是憐憫人類因知識失去了單純，因文化而失去了自由，因驕傲而失去了神。

Ed 我原是一個悲觀的人，現在不再悲觀，因為我已有答案。

你說你有點兒怕。我沒有回答，只輕輕地擠了一下你的手。Ed 實在找不到適合的話，你不需要用感激的眼光來看我，並非我能够了解你。

我只想起我也曾經歷過這些迷惘、恐懼，我也曾只想用旁觀者身份去看這世界，但我沒有成功，因為我闖進了一個最陌生的地方，就是神的國度。那時，我費了很多時光掙扎，最後，我放下了自我，讓主耶穌掌管我的生命。是那一夜，我在祂面前認了罪，祂便給我一個真的自由。

Ed 在自由裏面沒有懼怕、沒有恐慌。我雖然未知明天如何，但我知道誰掌管明天，既有祂

與我同行，我還怕甚麼呢？

認識了你幾年未，正式向你傳福音，但我曾盡力讓我在生活中看見主耶穌。Ed我覺得，在暗房內解釋畢加索的畫，倒不如帶你到陽光下看一看。

一位信主的弟兄說過的話很有意思：

耶穌就是「我是」。祂說「我是活水，喝過的人永不再渴。」

祂說：「我是生命的光。」

祂說：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」

祂說：「我是那拆毀聖殿又三日建造起來的那位。」

祂用行動來說了：「我是那贖罪的羔羊。我被牽到被宰殺之地，我却不开口。因我的鞭傷，你們得醫治，因我的壓傷你們得拯救。」

當祂說：「父啊，為甚麼離棄我」的時候，祂擔當了我們的罪過，使我們有罪的變成了無罪。因為祂是無罪的，我們的罪使父神掩面不看祂。

祂說：「成了」就是說這救贖做成了。只要你肯承認自己的罪過，都可得着赦免，得着救恩。祂又說，祂要再回來，迎接那些信了的人，審判那不信的。

Ed 這就是我要說的救恩。

Ed 那天，當我把那本我用過的聖經送給你的時候，你把頭揚一揚，眼中閃一閃光芒，我真是快樂。Ed 這本是一位好友送給我的。希望它能帶你到陽光底下，那時我們可以攜手走天路，Ed 我真快樂！

